

## 壁虎保險櫃

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家裡就有個和衣櫥一樣大的老舊保險櫃，專門放著存摺、合約這一類的重要文件。號碼鎖是轉盤式的，每次要重新鎖上時，都得再設定一次密碼。但不管是阿嬤還是爸爸設定密碼，因為不常開，密碼總會被忘記。

需要開保險櫃時，就得找阿公。只有阿公有開鎖的能力。

把耳朵貼附在金屬表面，一隻手喀啦喀啦地轉動號碼鎖。阿公總是兩三下就解開密碼，打開櫃門，從灰塵和蜘蛛網裡頭取出文件。七歲還是八歲的我對這樣的能力崇拜不已，總是央求阿公教我。

「妳要聽。」他說。

「轉對密碼時，櫃子的齒輪會發出喀的一聲。」

從此以後，放學後的下午，我經常來到保險櫃前。阿公眯著眼抽菸，而我把耳朵靠在保險櫃上，一遍又一遍地轉動密碼鎖。

齒輪在櫃子裡答答地轉動，我聽不到正確的聲音，因此沒有一次成功。越轉越困惑，真的會有聲音嗎？

感到挫敗的時候，我瞪著陽光穿過灰色的煙霧。偶爾會看到阿公在煙霧後面，看著我，好像很得意地笑著。

幾個禮拜後，也許是運氣，有一次我終於猜中了所有密碼，聽到了正確的喀啦聲。連阿公都驚訝地忘了吸下一口菸。櫃門被我打開，灰塵一下子冒了出來，蒙上我的眼結膜。

視野的畫質變成粗顆粒，我眨眨眼睛，突然感覺到手背一陣麻癢。低頭看，一隻壁虎趴在我的手背上，黑色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。我討厭牠軟軟的冰涼身軀，便擺動手掌，把牠甩到地上。

掉落的壁虎驚慌地揮舞四肢，不斷扭動身體，像油鍋裡的鰻魚。彈跳的壁虎扭啊扭，某一瞬間忽然分裂成兩隻，嚇得我倒退好幾步，哀聲尖叫。阿公抖抖菸灰，慢條斯理地吐出一口雲霧。

「那是牠的尾巴。」

他蹲了下來，指著好像有生命的壁虎尾巴，向我解釋這是牠遭遇危險時，所引發的防衛機制。「大概是從櫃子裡爬出來的吧？」他對著櫃子搔搔頭。

櫃子裡有一疊又一疊的紙，某些表面沾附著黑褐色細長的壁虎大便。阿公把櫃門關了起來，不等我抗議，便說著要帶我去吃冰棒。

我拉著阿公的厚實大手，聽著銅板在他的口袋裡叮噠作響。解開鎖的快樂，再加上對於吃冰的期待，很快地在路途上忘了那隻壁虎。

啃著冰棒，卻不斷想起櫃子裡最下層的那一大疊紙。

那些都是佈滿字跡的稿紙，比輪胎還要厚。邊角都已經泛黃卷曲，但看得出來，它們是被誰認真、用力地寫出來的紙。

紙上寫了什麼呢？那是誰寫的？

那天之後，我又打不開保險櫃了。我很想再次看到那一大疊紙，可是無論我怎麼轉，密碼鎖都像被下了魔咒，始終轉不到正確的密碼。

阿公不看我轉密碼鎖了，抽菸的地方換到電視前面，守候下午五點半播的「天下第一」。霍建華和李亞鵬演的俠客瀟灑帥氣，很快地連不看古裝劇的阿嬤也淪陷。再後來，連我也忍受不了，一到五點半就爬上阿公膝蓋，一起看電視。

反正阿公會開保險櫃，等他要開時，我再去看就好了。在廣告時間時，我冒出這樣的想法。傍晚未開燈的客廳逐漸昏沉，電視亮晃晃的光線顯得絢麗魔幻，好像一方水族缸一樣。

一集一小時的劇，我經常忘記結尾，導致隔天看新的一集時莫名其妙。因為開始半小時後，天就黑了。在全黑的客廳裡，那些光影就會開始渙散。我的眼皮像塗了糨糊一樣睜不開，最後陷入菸味的黑暗裡。

將睡未睡之際，我常聽到壁虎的叫聲。像人的彈舌音，清脆的達，達，達，達，達。偶爾，我會夢到斷掉的壁虎尾巴，像章魚觸手一樣不斷蠕動。

幾年之後，換阿公在電視前面睡著了。

白天開著電視睡覺，到了夜晚卻又翻來覆去睡不著。阿公日夜顛倒，一開始只是精神渙散，後來連說話都顛三倒四了。他常常對著空氣發呆，在餐桌上重複一遍又一遍的人生故事，聽得大家不耐煩。

最明顯的老化，是他忘了怎麼開鎖。

他忘記密碼鎖要用轉的，每次都拿著家門的鑰匙刺著密碼鎖。叮叮噹噹地敲，時常敲一兩個小時。那些聲音像在我的心臟鑽洞，讓我的眼淚一滴滴地滲出來。有次我告訴他，密碼鎖要用轉的，可以把耳朵靠在保險櫃門上。我有一點希望，他會想起來。可是他只是茫茫然地望著我，然後悲憤地開口：「是阿嬤，是阿嬤把我的錢藏了起來。」

他的智力逐漸衰退，忘記了我的姓名。一年除夕早上，他自己穿上外套出門，直到晚餐都還不見蹤影。我們全家人騎著機車、腳踏車，在家家戶戶團圓的晚餐燈光裡四處尋找，最後終於在深夜裡接到派出所的電話。他獨自走了五公里，被人發現蜷縮在人行道上發抖。

阿嬤被嚇到了，鐵了心，在家門上再裝一道鎖。

每個人都有鑰匙，除了阿公。

老人痴呆的阿公成了一隻大壁虎，睜著大大的眼睛，蟄伏在家裡。經常睡覺，醒得也不明顯。

他的時空回到從前，我們沒有經歷過的年代。不斷要求家人說話不要太大聲，「國民黨的特務，在窗外偷聽。」他恐懼地壓低聲音。我們沉默地吃完午飯，拉

開窗簾。亮白的日光刺了進來，卻看到外頭的城鎮安靜，沒有人影。

我時常看著他坐在椅子上均勻地呼吸，只有這時，他才比較接近我認識的阿公。曾經每天會牽著我的手放學；在我生日時難得地走進百貨公司，買一支小魔女 doremi 的發光魔法棒；在躺椅下方藏匿許多甜食和酸梅，看我深陷在生字造詞的作業本時，就塞一顆給我。

我想念他還記得我名字的時候。而不是在半夜拿鑰匙開保險櫃的他，對著金屬保險櫃亂發脾氣，用手用力拍打金屬櫃，鏘，鏘鏘，吵得人睡不著覺。「裡頭，裡頭，那些東西不能被警察拿走。」

憤怒的結尾，他衰頹地坐在保險櫃前，對著它發呆，喃喃自語，「我不想被關……還有妻女要照顧。」

阿公，阿公，我們去睡覺吧。我走近他，把他的手拉了起來。缺乏勞動，他的手柔軟冰滑，好像爬蟲類的皮膚一樣。他茫然地看著我，任憑我拉著他走向寢室。哄他躺下，替他蓋好棉被，和他說晚安。

「老婆，老婆。」他叫住即將離開的我。

「保險櫃最下面的紙，能不能……全幫我燒掉？」

「拜託妳，拜託。」

上了大學之後，我擁有了自己的聽診器。我著迷於傾聽那些體腔裡的聲音，心臟、肺、腸道，巨大的牛，幼小的犬，我都把聽診器按在牠們身上，專心地聽著。

偶爾聽診的時候，我會想起童年把耳朵靠在保險櫃的情景。阿公抽的菸不斷冒出霧，有隻斷掉尾巴的壁虎。

我離開家以後，家人把阿公送進安養院。當我放假時總會去探望他。住在潔白乾淨的房間裡，不准抽菸，他也不在意了。不再提保險櫃的事情，依然想不起我是誰。

只剩我記得保險櫃。

冬天，寒冷從每個角落裡滲出來。我拎著聽診器回到保險櫃前。把聽診器的圓盤按在金屬門上，然後像以前一樣轉動金屬盤。

保險櫃正在生鏽，每轉一格就掉出一點鐵屑。喀啦喀啦喀啦，妳要聽，喀啦喀啦，轉對密碼，喀啦喀啦喀啦喀啦……

喀。

我停下我的手，不可置信，竟然轉對了。

喀。喀。

密碼鎖被破解，卡榫鬆開，我打開保險櫃的門。陳舊的味道飄散，一隻衣魚爬了出來，衝向房間角落。

那一大疊稿紙都還在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拉了出來。灰塵已經把最上面一

張的字跡掩埋了，我往下翻，第二頁、第三頁……坐在地板上，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著，脖子僵硬，脊椎痠疼，還是不斷地翻閱。最後一頁，我看到阿公的簽名。

我才懂，這是阿公寫的稿子。一篇篇的社論、雜文全都被藏匿於此，幾萬個字的作品，靜靜地被灰塵覆蓋。阿公不敢讓它們被看到，甚至曾想要通通燒掉。

想起阿公向我解說壁虎的斷尾機制，切斷較不重要的尾巴，以增加壁虎的逃生機會。切斷的過程疼痛無比，得花很長很長的時間癒合。

阿公錯亂的時空和話語突然有了意義，那些夾藏在歷史課本裡的斑斑血跡，原來離我很近。

拿出雞毛撻子，把灰塵拍掉。我用塑膠套小心地包覆稿子，收進櫃子裡。反覆思量著是否該換個地方，最後還是關上櫃門，讓一大疊紙躺在原來的地方。

已經不是警察能衝進家裡的時代了，這個櫃子也只剩下我能打開。我想起童年的那隻壁虎，尾巴斷掉之後，就沒有人知道牠跑去哪裡。

也許，已經在哪個角落默默死去了吧。